

從校園文化 談兒童的學習困境

李宗憲

台北縣新店國小校長

校園文化影響兒童的學習深遠。當我們瞭解學習不是很愉快的「發現之旅」時，很顯然的，困境常伴隨而來。校園文化的變易性，往往造成兒童學習的困境，然而，整理並重塑校園文化的教育功能並培養兒童適應各種環境的能力亦是必須努力的方向。除此，造成兒童學習困境的各種因素，有時非兒童本身，而是循循善誘的教師。教師是否充份體認本身所處校園環境的獨特性，善於運用教學策略，將可協助兒童化解各種阻力。甚至可達到學習的積極效果。

校園文化涵蓋面甚廣，舉凡學校各種建築設備、典章制度、風氣、教師期望、教師態度、教學方法等有形與無形條件，皆為影響兒童學習的重要因素；優質的校園文化，製造一波波的高峰經驗，讓兒童的學習獲致無比成就感，劣質的校園文化，適得其反。今就兒童於學校中。經常面臨的學習困境，列舉數項，加以討論。

保守的校風，閉鎖的教師心態，統一而僵化的教學評量以及充滿惰性的課程安排，足以讓學習者感到懊惱，又如何激發學習的興趣？此為困境一。兒童學習興趣的來源取決於學校安排的課程內容是否新穎、有創意，能隨著社會變遷的脚步而持續轉換？經常套用的窠臼，毫無選擇性的填鴨和機械性的訓練模式。知識膨脹的結果，難道兒童不識學習的愁滋味？學校教師與行政人員實在應該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化陽春教室為教室陽春」，來加以導正。

有形環境對學習結果及情意的培養深具重要性；就學校硬體設備而言：斑剝的教室、破落的器材，總是無法趕上新穎的設備以做為獵取資訊的最佳方式，教學進行中，經常性的克難處理方式，無法讓學生獲得身歷其境的感官刺激，以滿足好奇的學習動機，此困境二。當我們的教育經費大量挹注於國民教育領域時，學校建築設備的更新與充實，成了不可忽略的一環，畢竟「境教」效果的獲得，需要付出相當的代價。放性的空間設計，增加活動思考的機會，活絡互動的群己關係，「一個班級不只是一間教室」A class is not confined in a room開放而無限延伸的思考空間以及多樣社會資源的善用可參考。

無形環境於校園文化設計中、對兒童學習的成效影響最鉅，所遭遇的挫折感亦最多。最常見者，以教師為本位的課程設計、教學評量、班級規約、團體活動等，未能針對兒童身心成熟度與適應能力，以壓抑、灌輸的方式汲取片斷零碎知識，爭取成人心目中的「最佳男女主角」水準，滿足遙不可及的虛榮心態。卻讓兒童內心背負無限壓力。此困境三。過重的學業負擔，過高的教師期望，徒增兒童內心的苦悶，當學習形成日常生活中痛苦的包袱，灰暗的童年將無生機可言。因此，以學生為核心的課程，教學設計更

形重要。快樂的學校、歡欣的教室、寬裕的課程等，更為人性化的教育方式如何去達成？提供教師有效的、親自然的教學設計，提供較佳的輔導策略，肯定兒童多元的學習成就，營造有利的學習氣氛，適當的補救教學措施以及教師權威的正用等方式，將是可行的途徑。

兒童學習困擾的另一潛在危機，來自於社會學習行為的衝擊，形成不當的文化刺激，此困境四。過早的社會化行為，讓人感覺兒童表裡不一，非常態性的模仿與偶像崇拜心裡，是早熟？是無知？暴戾風氣，校園大哥的掘起，盲目的從衆行為，在都市型的小學漸有發跡之勢。當我們心目中所期盼：童稚、純真的小孩竟然與衆不同，取而代之的是成人眼中「老大不小」的世俗裝扮，如此標新立異，別於常態的行徑，令人感覺「酷斃」！時尚的模仿與崇拜是否有誤？老師有否善盡職責，為迷惘的價值多做澄清呢？當新奇的事物與花招不斷充斥兒童生活領域而教師卻又無能為力將教學情境投射於現實環境而現身說法時，則何者為真？何者不可為？形成辨識困難，思考茫然現象。

沒有挫折感的學習是不可能的，當我們思考突破學習困境之時，應體認影響學習的內在因素—亦即兒童本身所造成的各項阻力是必須的，成長的焦慮—讓自己常常覺得與衆不同而心生恐慌。如何更積極的進入兒童的内心世界，透過多向的關懷、激勵方式，協助其發展主動而恰適的自我觀念，建立良好的師生與同儕關係。探索本身能力及生理的極限，坦然的面對現實是有必要的。就突破學習困境的外在因素而言，培養「競爭優勢」原則，將是積極而有效的另類思考。善於應用校園文化的教師，最富創意，不斷的提供「學習如何學習」的機會，經常性的鼓勵，深入性的參與，既讓兒童體認失敗的挫折感，更讓他們獲得學習的成就感與滿足感。當兒童懂得如何運用「單打獨鬥」、「以小博大」、「團隊作戰」等策略時，則困境自迎刃而解。

國家與世界

胡適

吾今年正月曾演說吾之世界觀念，以為今日之世界主義，非復如古代Cynics and Stoicks哲學家所持之說，彼等不特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國家，甚至深惡國家之說，其所期望在於為世界之人（A citizen of the world），而不認為某國之人。今人所持之世界主義則大異於是。今日稍有知識之人莫不知愛其國。故吾之世界觀念之界說曰：『世界主義者，愛國主義而柔之以人道主義者也』。頃讀鄧尉生（Tennyson）詩至“Hands All Round”篇有句云：

“The man’s the best cosmopolite
Who loves his native country best.”

（彼愛其祖國最摯者，乃真世界公民也）。

深喜其言與吾暗合。故識之。（「胡適留學日記」）